

“生如闪电之耀亮”

■蒋殊

1916年春天,从省立一中毕业时,高尚德在题为“各述尔志”的作文中,将祖国的沉沦、人民的苦难,以及自己的希望与抱负,饱蘸血泪与深情,铺陈于纸上。

高尚德深知,只有掌握足够多的知识、开阔视野,才能救国救民。他考取了北京大学。那是北京最美的金秋时节,行走在街头,他的心始终被阴影笼罩,眼前一幕幕,充斥着苦难、血泪、腐败与不平等。

二

高尚德努力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命运垂青,他遇到了《新青年》,遇到了李大钊,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犹如暗夜里突然点亮一束光,高尚德的眼前顿时光芒万丈。尽管长夜漫漫,他却清晰看到前方的路——坎坎坷坷、布满荆棘,但闪烁着救国的光芒,令人向往。

可是,外交失败、巴黎和会拒绝取消“二十一条”的消息陆续传来。失望、愤怒,层层撕扯着爱国青年们的心。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这一举了……”高尚德将一口殷红的鲜血,吐在这份传单上。

他病了。可是,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在这火热的风暴中,他早已将自己的身躯置之度外。

高君宇带领集结起的北大爱国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汇成强大的洪流,合力发出江河般的咆哮:“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

学生们示威并不顺利,到日本使馆,被阻;递交意见书,拒收。失望加愤怒,让学生们转头山洪般涌向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家。

处于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大门紧锁,却终究抵不住强大洪流的冲击。曹宅大门轰隆隆被冲开,继而又火光冲天。这一天,是1919年5月4日。一场大火,在至暗时刻闪耀京城。

“五四运动”,艰难闯出一条通往春天的路。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当局不间断地镇压,直至1920年依然在持续。就在这个时候,高尚德决定改名。

“均宇!”他提起毛笔,一挥而就。

均宇?有同学当即明白了他的用意,均分寰宇,那便是立志改造社会。可

是,这个名字太显眼了。经过考虑,他改用谐音:君宇。

高尚德,从此变成高君宇。

三

1920年11月的一个夜晚。新当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高君宇,与全体团员们汇集在李大钊所在的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共同商讨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增加新鲜血液。

彼时,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广东广州都相继成立或开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会后不久,高君宇与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等人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扛起一面大旗,高君宇回到太原。这是1921年,春风拂面的四月天。

高君宇再次回到熟悉的省立一中。在此之前,他就曾帮助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创办《平民周刊》,还与部分青年一起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次回来,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洋溢着青春般的革命生机。这一次,高君宇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高君宇激情四溢而又客观深刻的演讲,为山西的爱国青年们纠正了思想方向,燃起了他们的斗志。

春天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风浪却越来越大。接下来的日子,高君宇赴苏联参加“远东大会”,到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手《向导》与《先驱》的编辑工作……拖着病躯,他日夜奔赴在斗争的路上,宣传党的政治纲领、传播共产主义真理。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反动当局的百般恐吓与粗暴阻止中开得风雨飘摇。之后,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军阀逮捕工会干部、屠杀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腥风血雨中,高君宇奔走、呼号、呐喊。然而形势严峻、环境恶劣,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在国共两党革命活动越来越高涨、民众运动越来越活跃之际,北京军警却策划了逮捕革命党人的阴谋。

那份黑名单上,“高君宇”3个字赫然在列。李大钊安排高君宇离京,回晋避难,并交给他一项重大的任务——在太原建立党组织。

四

彼时,山西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已经搞得很有声色,在太原建立党组织条件已经成熟。这一重任让高君宇心头的愁云散去,热血沸腾。

由京返晋行至石家庄时,高君宇发病了,经医生诊断需住院治疗。然而,他内心却有一团火焰在炽热地燃烧,因此只带了一些药便匆匆上路。

回到太原,高君宇悄然住进母校省立一中青年学会。此时他得知,之前创建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且由原来的一个团小组发展为几十个团支部、团小组,斗争范围也由之前的学校,扩展至工厂与矿山。

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三晋大地扩散、铺开,家乡的形势让高君宇无比欣慰与兴奋。他决定从团组织骨干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将太原的党组织建立在团组织基础之上。

在共产党员李毓棠的协助下,从进步青年中筛选考察,最终将侯士敏、潘恩博两名骨干团员吸收到党组织中。随后,高君宇召集李毓棠、侯士敏、潘恩博,在山西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屋子里举行了太原党小组成立会议。

那是一个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四个人的会议,简单却隆重、热烈,每个人心头都迸发着激情的火苗。

高君宇满怀豪情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太原小组正式成立了!

山西革命斗争主旋律的序曲,就此奏响。

一桩使命完成,新的使命又等着他去完成。1925年3月2日,正在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高君宇,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强行坚持两天后,高君宇被其他代表送回住处,之后在她女友石评梅的安排下,进入协和医院。

没想到的是,3月6日凌晨,他却与世长辞,将火热的生命定格在29岁这一灿烂的青春年轮。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正如高君宇所言,他的生命迅忽陨落,而他闪电般耀亮的青春,却如火光般长久燃烧在人们的记忆中。

冬季的川藏线,万籁俱寂,一派苍茫。高原之上,冰雪是永恒的主题。它赋予这片土地纯粹的气质,让每一个涉足其中的人,深深感受到天地间的雄浑壮美。连绵山峰上的积雪,犹如一层厚厚的绒毯,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每一寸山体。凛冽寒风呼啸而过,卷起阵阵雪花,弥漫空际。山脚下堆积的雪层,宛如柔软的棉花,蓬松厚实、洁白纯净。

严寒暴雪天,正是练兵时。凛冬已至,翻越然乌路段的冰川棚洞是对汽车官兵的严峻考验。

一场大雪,气温骤降,路面的积雪结成了坚硬的暗冰,道路行驶难度更大了。尤其是险弯深处,车辆随时可能打滑失控,发生漂移。何连长不时提醒我:“不要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避免紧急制动,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方向盘一定要抓紧,控制好方向……”

车轮碾轧在暗冰上,发出“吱嘎”声。望着前方模糊不清的山路,我不禁屏息敛声。雪花如絮纷纷扬扬,车队颠簸着前行。引擎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属于汽车兵的雪景与挑战,一路相随。一代又一代的汽车兵,正是这样战风雪、斗严寒,扛起了保障物资运送的重任,书写着高原天路上的传奇。

回忆起川藏线上的种种经历,我的心中感慨万千。这是我首次担任主驾驶,与连长一同驶过天路。在翻越崇山峻岭和穿行蜿蜒便道之时,每当夜幕降临,我握笔写下每日的征途,脑海中回放着穿越回头弯的惊险,以及无数坑洼崎岖的道路景象。

这一路,川藏线的壮丽与汽车兵的英勇事迹交织成篇。一个个定格的镜头,是对汽车兵面对恶劣环境时坚毅面庞和无畏身影的写照;一行行细致的文字,满载着官兵沸腾的热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空中翱翔的雄鹰,盘旋在雪山之巅。我想,它们一定也见证了高原天路上的壮丽景观。无论是巍峨高山还是幽深峡谷,无论是严冬酷寒还是盛夏暑热,都有高原汽车兵无悔的坚守和执著的追求。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天高云淡,阳光透亮。海拔500多米的建文峰,嘉木蓊郁、绿意盎然。距离建文峰不远处的一面缓坡上,坐落着苍幽静穆的南泉烈士陵园。

在建文峰上举目远望,白云如絮,青山绵延。风,无声滑过,似在传扬着烈士的壮举。走近南泉烈士陵园,可见到青石门柱上,一副对联字迹遒劲:“万壑松涛传号角,千秋英气壮山河”。安息在此的烈士们已经牺牲70多年,若泉下有知,我想他们一定热切地注视着土地上安宁祥和的景观:炊烟袅袅、树木繁茂,白鹭的影子掠过花溪河的波心,投进孩子们含笑的眼睛……呵,他们多爱这里的一切,如同爱着自己的家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此时的西南重镇重庆尚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为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1949年11月2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12军第35师第103团由南川抄山路抵达重庆的“南大门”南泉。

南泉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有18公里。这里群山交错,山山岭岭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当时盘踞重庆的国民党还派遣了重兵把守。位于南泉东南面的制高点建文峰,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我第103团指战员抵达南泉虎啸口后,与守敌遭遇,激战就此打响。从11月26日下午开始,建文峰上枪声密集,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撕裂了往日幽静。直到28日深夜,南泉战斗以国民党守军溃逃而告终。这场持续了约56个小时的鏖战,成为解放重庆外围的战斗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此战重创国民党军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为我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后,解放军劈开了山城的南大门。11月30日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重庆上空。山城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为纪念南泉战斗和在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1953年,当地政府部门主持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在战斗中牺牲的1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安息在了他们抛洒热血的土地上。

我沿着石砌台阶缓缓而上,步入陵园。苍松翠柏掩映处,一座米白色革命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陵园中央,气势如虹,直指蓝天。碑座镶嵌着黑色大理石,上面刻有记录当年南泉战斗经过、缅怀烈烈的碑文,另一侧刻着此战中牺牲的43位烈士的名字。

风,如温暖的手,轻轻抚摸那些依然滚烫的名字。此一战,留下姓名的烈士不足半数;徐泉水,一营副营长;梁松斗,二营副教导员;徐根,一营二连连长;曹辉,一营三连连长;战士王义尚、王万学、刘克臣、梁云武……即便是这些得以留名的烈士,很多也无从知晓他

碧水青山忆忠魂

■程华

们来自哪里?当年牺牲时年纪多大?他们的老家可有牵挂着他们的父母妻儿……

山城的山山水水记着他们,一草一木记着他们,明月清风记着他们。他们的热血与骨骼化作青山碧水,与晚霞中悠然漫步的老人一同微笑,与校园里的孩子一齐歌唱,与这座火辣辣的城市一起生长。

我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看到整齐摆放着的白菊,如雪,如霞。这是前来凭吊烈士的市民们敬献的。纪念碑前四季鲜花不断,每一朵花都寄托着深切的哀思和悠长的缅怀。“为了所有人不用对爱人说再见/当太阳升起/当季节已改变/孩子欢笑/老人回忆/我拥抱你……”一曲沧桑低回的旋律萦绕在纪念碑前,又随清风缓缓升起,融入澄明晴朗的远空。

风景秀丽的南泉,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后人永远铭记传颂的英烈事迹和精神。5年前,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在位于建文峰半山腰的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旁正式开馆。昔日解放重庆的主战场,而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今天的南泉,碧水青山依旧,人们对英烈的敬仰、缅怀与追思恒久。



家园(中国画)

宋延生作



长征

第6162期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高君宇或许自己也想不到,年幼时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些让他震惊的消息,会是他短暂却血雨腥风革命生涯的启蒙。

那时候,他还不是高君宇,而是高尚德。

高尚德的骨子里,天然流淌的,或许就是革命的血、斗争的血、立志改天换地的血。出生于望族家庭的高尚德,自幼聪慧过人,对书本外的知识、新思想,以及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求与向往。

“要让九州十八县的人民都富起来!”这是他少时就有理想。年幼的高尚德,从父亲高佩天那里,偷偷听到一些让他震惊的消息。比如辛亥革命,比如武昌起义……

这些消息让他震惊又兴奋。对比百姓苦难的生活,他小小的内心生出大期待、大梦想,也立下大志向,那就是革命。于是,当剪辫子、放天足,新的社会风气开始时,他紧随父亲,动手将脑后的发辫剪去了。

在县学堂10年的学业结束后,1912年,16岁的高尚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太原的省立一中。

“尚德聪颖好学,识见不凡,日后必成大器”,这是老师石铭对他的评价。高尚德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善于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听他谈古论今,听他讲述电话、照相这些新奇事物。

在省立一中的这年秋天,他近距离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听了孙中山的演说:“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造成共和自由幸福……”孙中山的演说,点燃了高尚德对国家未来的希望,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无情打破他心中的幻想。

1915年,袁世凯悍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消息传至山西。高尚德愤怒了,他联络一群志趣相投的热血青年,冒着被开除学籍和被当局惩处的风险,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川藏线,犹如一条神秘而飘逸的丝带,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四季轮转,川藏线的风景不断变换,汽车兵们的身影也始终忙碌在这条充满挑战与传奇的道路上。

阳春三月,南国已是鲜花盛开、暖意融融,川藏线上才显现些许春意。一场细雨飘洒过后,空气中带着微微的凉意,林芝漫山遍野的桃花悄然间绽放。微风拂过,花瓣纷飞,似粉色的雪花轻盈舞动,散发淡淡芬芳。

春风沿着蜿蜒的道路徐徐西进。碧空如洗,与高耸云天的山峰互为映衬,展现出摄人心魄的雄壮。悬崖峭壁上倔强生长的新绿,诉说着生命的坚韧。暖湿的气流让远处山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蒸发,形成丝丝缕缕的雾气。漫山桃花在雾中若隐若现,为川藏线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经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我终于能够驾车行驶在心向往之的高原天路。

夏日,川藏线迎来了一年中最为鲜活、奔放的时节。漫长的川藏线,在烈日下炽热,又在骤雨中清凉。驾车行驶在柏油路上,时而穿行在干燥的荒原,炎热的风卷着沙尘;时而进入湿润的森林,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皑皑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是荒凉的戈壁或水草丰茂的湿地,沿途每一处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我曾在一次任务途中,经过理塘草原。无垠的绿意蔓延到天际,与湛蓝的

四季川藏线

■廖平洋

天空相接。看到路况良好、视野开阔,我便放松了警惕。何连长却打起精神,说道:“这里是事故多发段,各车保持警觉,调整好车距,时刻关注前车动向。”

车队又行驶了几公里,突然收到电台发来的通报:“前方地方车辆发生车祸,车队减速。”我不由得心口一紧,惊讶于连长的未卜先知。“越是看起来安全的地方,越容易出事故。我们在途中一定要打起精神,以防突发情况。”听了连长的经验之谈,我立刻转变之前略显冒失的态度,谨慎地踩油门,换挡也变得小心翼翼。

川藏线一路向西,沿途地形起伏,气候也千差万别。“一天经四季,十里不同天”。方才还是烈日高悬、晴空万里,转眼间就可能狂风呼啸、电闪雷鸣。

当车队驶入群山时,一场暴雨不期而至。暴雨夹着冰雪狠狠地拍打在挡风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声响很快将发动机的声音淹没。车窗被水帘遮挡,视线瞬间变得模糊。山路异常湿滑,哪怕只是轻点刹车,车身也会猛地一震,随时可能发生侧滑。何连长迅速反应,指挥车辆打开应急灯,拉大车距。汽车兵们面色凝重,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方向盘,不敢有丝毫懈怠。车队如长龙般在雨幕中缓慢前行。

终于,在经历了漫长而又惊心动魄的旅程后,车队驶出危机四伏的路段。当最后一辆车平安驶出群山时,我们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雨后天霁,横跨天际的绚丽彩虹,似是赐予勇敢者的礼物。回望刚刚翻越的山路,依然被雨雾笼罩,却不再那么可怕。它成为了汽车兵们战胜困难的见证。